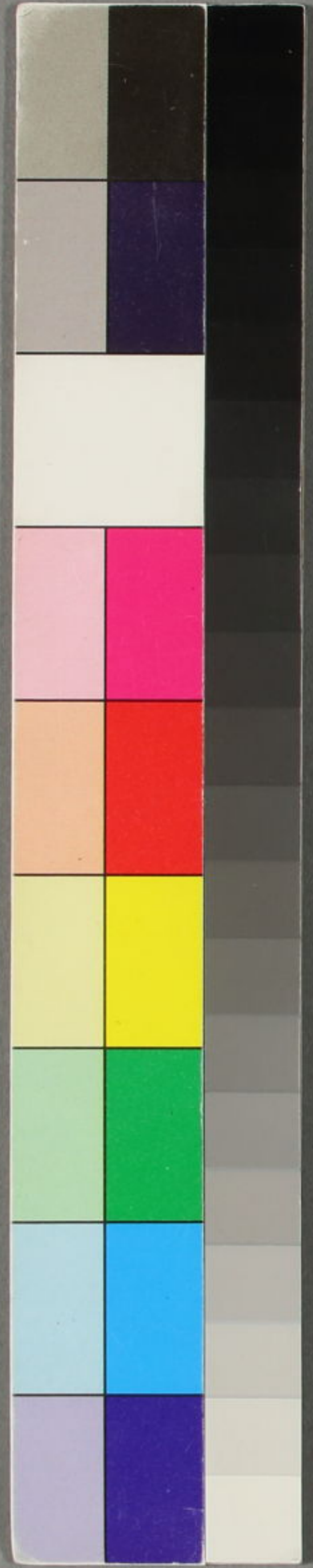


書經插解

5713  
1.052  
1



門口仁  
號 1052  
卷 1-8

弘化丙午季春刻成

# 書商重解

成章館藏版



書插解序

家塾長河田興嘗入我先  
子之門。積學有年。屬者以  
書插解一帙來質。余受讀  
之。不勝喜躍。曰。子始獲我

書經拍解  
心矣。方今操觚士子，每馳驅藝苑，品評古今，銜才逞伎，炫耀自鬻，而至於說經，則茫乎罔所自得焉。或其所說，不失於支離蔓延，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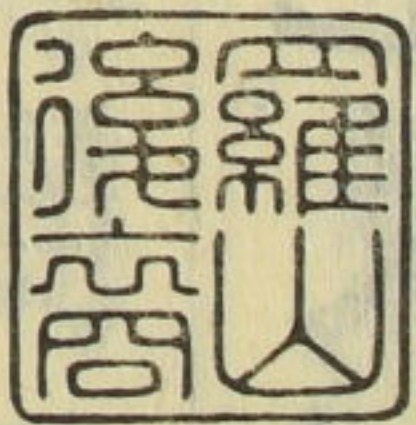
又墮乎談空覈佞，猶在雲霧荆棘中而不自知也。其何以有所資益於後學乎哉。是編恪守蔡傳，又取舍於瑤泉講義，一經之旨，明

白通暢。可以備課蒙之用。乃俾讀蔡傳者先以是編爲指南。則一目了然。披雲霧而覩天日。何其明且快也。噫嘻。其用意之深且篤。

始與夫操觚士子所爲異。其撰。乃是編之功。雖曰不在瑤泉之下。可也。及剗刷成。索余題言。於是乎書。

弘化三年季春月

培齋林甦撰文



書經插解序



欲有為於天下國家。而不以二帝三  
 王為準者。我未知其可也。以黃老無  
 為治焉。非不治也。而其流至於混細  
 常矣。以霸術功利治焉。非不治也。而  
 其流至於肆譎詐矣。以刑名刻薄治

焉。非不治也。而其流至於喪衆心矣。泯經常。肆譎詐。喪衆心。而能保其治者鮮矣。是其所以不可不以二帝三者為準也。而欲知二帝三王之心與治者。舍尚書而何也。尚書之所載。雖其大經大法未全備。然其心德之純。

治化之隆。粲然備於典謨訓誥之間。則亦足以為準矣。且其治化之隆。因心德之純。心德之純。則原於性命。而性命之理。古今未嘗不一也。由其一者以求之。豈有不得乎哉。堯之協和。即欽明文思之德也。舜之咸熙。即溫

恭允塞之德也。禹湯文武之成法天下。而垂裕後昆者。皆無非純德之光耀精華也。由其文義。以求其德化。則萬載之下。絕域之境。尚足以想見其禮樂政刑陶甄涵煦之休矣。於是乎尚書之有功於宇內。不亦大乎。歎憾

其文簡澁。所謂詰屈聱牙者多矣。九峰之傳。雖詳悉無遺。然謏劣如余者。尚困於難通其義也。况敢望知其心與治耶。余受學於屏潯河田先生。一日話及尚書。余舉其所疑者叩之。先生乃出其所嘗述之一帙見示。表曰

書經插解  
書經插解。受而讀之。其體例插入數  
字數句於經文字間。連讀順下。語伸  
意達。迂餘委曲。自然抑揚。使夫簡澁  
難讀者。通暢易誦。譬如崎嶇險艱之  
路。有力者削其高。而填其低。使之坦  
然。平夷易行步也。何其快也。是故欲

知二帝三王之心。與治而準之者。莫  
先於由尚書。欲由尚書者。莫先於得  
文義。而欲得文義者。以九峰之傳為  
本。助以此編。參互錯綜。反覆推明。則  
其殆庶幾歟。於是慈通先生。捐貲命  
鏤。棄梓於成。章館。剞劂告成。繫之於



岑端

弘化二丰歲次し尺初冬中漸

五島兵部源朝臣盛賁撰



澤田哲書



書集傳序

慶元己未冬先生文公命沈作書集傳明年先生歿  
 又十年始克成編總若干萬言嗚呼書豈易言哉二  
 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皆載此書而淺見薄識  
 豈足以盡發蘊奧且生於數千載之下而欲講明於  
 數千載之前亦已難矣然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  
 帝三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固可得而言  
 矣何者精一執中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極  
 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言雖  
 殊而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也至於言天則

嚴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則謹其心之所由施。禮樂教化。心之發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心之推也。心之德其盛矣乎。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受。亾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存則治。亾則亂。治亂之分。顧其心之存不存如何耳。後世人主有志於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有志於二帝三王之道。不可不求其心。求心之要。舍是書何以哉。沈自受讀以來。沈潛其義。參攷衆說。融會貫通。廼敢折衷。微辭奧旨。多述舊聞。二典禹謨。先生蓋嘗是正。手澤尚新。嗚呼。惜哉。集傳本先生所命。

故凡引用師說。不復識別。四代之書。分爲六卷。文以時異。治以道同。聖人之心。見於書。猶化工之妙。著於物。非精深不能識也。是傳也。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心。雖未必能造其微。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書。因是訓詁。亦可得其指意之大略矣。嘉定己巳三月。旣望。武夷蔡沈序。

一、蔡九峰書集傳受指授於朱文公較之諸家為  
 優矣今僭為插解亦一遵守蔡傳祇欲自資肆  
 業匪媿獨得問世之撰  
 一、經間或插數字或插數句務要通讀順下義理  
 易見訓詁字義音註不可插入者另記其旁亦  
 天岩悉沿蔡氏丙申嘉平月晦氣燄四出與婦  
 一、申瑤泉講義依遵蔡傳俚語頗繁今就摘用之  
 旋加斟酌概從簡省耳至於說間有與蔡氏相  
 左者則皆据蔡氏改正之

書經插解發凡

- 一、蔡九峰書集傳受指授於朱文公較之諸家為優矣今僭為插解亦一遵守蔡傳祇欲自資肆業匪媿獨得問世之撰
- 一、經間或插數字或插數句務要通讀順下義理易見訓詁字義音註不可插入者另記其旁亦天岩悉沿蔡氏丙申嘉平月晦氣燄四出與婦
- 一、申瑤泉講義依遵蔡傳俚語頗繁今就摘用之旋加斟酌概從簡省耳至於說間有與蔡氏相左者則皆据蔡氏改正之

一茲編固雖云自資而又欲兼便於冲邕俾之一讀直了大意耳如天文地理暨制度器物之說就各書講求之可也今不詳及

天保七年龍集丙申嘉平月朔屏澍河田興識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書經插解目錄

卷一

虞書

堯典

皋陶謨

卷二

夏書

禹貢

胤征

卷三

甘誓

五子之歌

商書

湯誓

仲虺之誥

湯誥

伊訓

太甲上

太甲中

太甲下

卷四

咸有一德

盤庚上

盤庚中

盤庚下

說命上

說命中

說命下

高宗彤日

西伯戡黎

微子

卷五

周書

泰誓上

泰誓中

泰誓下

牧誓

武成

洪範

旅獒

金縢

卷六

大誥

微子之命

康誥

酒誥

梓材

召誥

洛誥

卷七

多士

無逸

君奭

蔡仲之命 多方 立政

周官

卷八

君陳 顧命 康王之誥

畢命 君牙 冏命

呂刑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

書經插解卷一

讚岐 河田興猶興 述

虞書

堯典

發語詞

史臣記曰若稽古昔帝堯其德如是曰堯之為君

許云及功

有無所不放之勲業矣所以有此勲業者以其有盛

德為之本耳論其德性則欽敬而通明文章著見而

思慮深遠此四德又皆出於自然安而又安不待勉

強故其所行允恭敬而克謙讓無一毫虛偽矣其德

之盛如此。故其光輝之發見於外者。極其顯著。被及於四海之表。外格至于上天下地之間。放勳之所極如此矣。然其及於人者。必本諸身。自邇而始。蓋堯既克自明其俊大之德。以是推施而親愛其九等親族。則九等親族皆既親愛和睦。家以齊矣。遂又推之以平均章明。其畿內百姓。則畿內百姓靡然化之。亦各自昭明其德。國以治矣。夏又推之以協同和合。萬邦諸侯之民。則萬邦黎民於乎變化。舊習時惟雍和成醇。是

黑首

音鳥。夔詞。

美之俗。天下以平矣。凡是放勳之實也。繼事詞乃命達天文

者羲氏和氏為曆官。敬順下老及廣大欽若昊天自然之理。把紀數之

曆書。與觀天之象器。以推驗日月星辰之度數位次。

莫有分毫差錯。然後新造為一曆書。敬以頒行。授與

農人播種耕獲之時節矣。造曆既成。又命四人頒布。

且考驗之。恐推步之或差也。因分職命羲仲專管春

時。遣住宅於嵎夷。居音隅東表之地。官次之名曰暘谷。音陽方春

分之朝。寅賓接初出之日。記日影之尺寸。平均秩序。

東春所當作起之事。晝日長短適中。初昏中星為鳥  
 宿。以是定殷於仲春。不令有差忒。厥民之聚於隩者。  
 至是則分析散處。鳥獸乃孳乳尾接。以驗其氣之和。  
 又申命其弟羲叔。專管夏時。遣往宅於南方交趾之  
 地。官次之名曰明都。平均秩序。南夏所當訛變之事。  
 方夏至之日中。敬伺日影。以致其極。晝日晷度極永。  
 初昏中星為大火宿。以是定正於仲夏。不令有差忒。  
 厥民之已散處者。至是則因以愈散處。鳥獸乃毛希。

而革易。以驗其氣之熱。分職命和仲。專管秋時。遣往  
 宅於西極之地。官次之名曰昧谷。方秋分之夕。寅餞  
 送將納之日。記日影之尺寸。平均秩序。西秋所當成  
 就之事。宵刻長短適中。初昏中星為虛宿。以是定殷  
 於仲秋。不令有差忒。厥民之苦於熱者。至是則氣體  
 平夷。鳥獸乃毛更生而毳。以驗其氣之涼。又申命其  
 弟和叔。專管冬時。遣往宅於朔方北荒之地。官次之  
 名曰幽都。平均在察朔。冬所當改易之事。方冬至之



日中。敬伺日影。以致其極。晝日晷度極短。初昏中星

為昴宿。以是定正。於仲冬。不令有差忒。厥民之散處

者。至是則聚於隩。鳥獸乃生。毳毛（而麗反。更毳細毛）以自溫。以驗其氣

之寒。帝曰咨嗟。汝羲氏暨和氏。夫天運一暮之概數。（居其反。猶周）

得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合氣盈朔虛而閏生。以閏月

定四時。無失氣候。以成就歲功。以此允釐治百工。而

庶事功績咸（皆）以熙廣也。帝於是欲得賢者而用之。乃

問衆曰。疇為我咨問。能若時為治之人。而登庸之乎。

其臣放齊曰。胤子丹朱。其性啓開明哲。可登庸也。帝

意不然之。曰。吁。否也。彼丹朱嚚傲好爭訟。豈其可乎

哉。帝又曰。疇為我咨問。能若予采事之職者。而登庸

之乎。其臣驩兜曰。都共工氏方且鳩聚事務。而儻見

其功績。斯人其可也。帝意不然之。曰。吁。否也。彼共工

靜而無事。則能言可聽。至庸而試之。則與其所言背

違。且象貌徒矯。作恭敬。而中心傲狠。實滔慢天道。豈

其可乎哉。帝又曰。咨問四岳大臣。湯湯然洪水橫流。

方今為割害太甚其勢蕩蕩然懷包山岳四面襄駕

丘陵之上浩浩然若滔漫天際然今此下民不得安

居粒食其皆困苦咨嗟汝諸臣中有能除方割之患

免下民之咨者我且命俾其又治之果誰乎於是四

岳與其所領諸侯僉同辭而對曰於乎能任治水者

其惟崇伯古本反鯀哉帝意不然之曰吁咈哉彼鯀之為久

悻戾自用方違上命又與眾不和圯敗族類豈其可

乎哉四岳惜鯀之所長又強舉之曰異哉今歷觀廷

臣實未有能於鯀者請姑試用其才可以治水乃已

當不必求其備也帝不得已而用之因戒之曰汝往

治水庶其欽敬之哉功鯀既受命往治水此後歷九載

其績用果弗成就也帝齡已老丹朱不肖故意欲以

天下與賢而未得其人乃言曰咨問四岳朕在帝位

七十載年力衰倦不勝煩勞汝四岳能庸我之命令

勤於職事我其可異汝以朕帝位乎四岳曰帝位至

重惟有德者可以當之吾儕否德不足以稱焉恐忝

辱帝位。帝乃曰：然則汝可為我求有德之人。近之

明薦其已在明顯者。遠之揚擢其猶在側陋者。惟德

是舉。貴賤不必拘也。於是四岳及在廷師衆同辭以

對錫與於帝曰：有鰥夫在側陋下位者呼曰虞舜。其

德可以居帝位。帝即應而然之曰：俞予亦嘗聞之。但

未知其詳如何。四岳對曰：虞舜是瞽者之子。其父則

頑愚而心不則德義之經。其繼母則嚚傲而口不道

忠信之言。繼母所生之弟名象。又傲慢不恭。舜遭此

人倫之變。乃克諧和之以孝道。積誠感動。使此三人

都烝烝以善自治又不格於大為姦惡。其非盛德。豈能

如此乎。帝曰：舜之處父母兄弟者。固足以見其德矣。

我其又試驗之以內治哉。我且以女于時觀厥施

刑則于二女。乃釐治裝具降下其二女于媯水之汭。

俾為嬪婦于虞氏之家。帝戒二女曰：汝等其可欽敬

哉。善盡婦道。勿生驕慢也。後遂以天下讓於虞舜。故

以此終之。又以啓舜典之始。

舜典

發語詞

史臣記曰若誓考考古昔帝舜其德如是曰帝堯既有

光華而舜又重有光華可協合于帝堯矣因言其目

音淡

則濬深而睿哲文理而光明溫和而恭敬允信而塞

實有此四者幽潛玄遠之德外聞達於帝堯堯乃命

之以職位初使其為司徒之官舜則小心敬慎以微

常

其五典由是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長幼朋友有

常

別與序與信人人於五典皆克順從無違教者矣又

使其納處于百揆之官統領庶務舜則措置適宜由

是禮樂刑政紀綱法度凡百所揆度之事皆以時而

次敘無廢弛者矣又使其兼四岳之官賓禮于四方

之門舜則以禮感化由是四門來朝之諸侯穆穆然

雍容和順無乖戾者矣方洪水為災堯又使舜納于

山足

山林大麓之中以相視高下適遇烈風雷雨非常之

變舜則神色自若初不驚懼迷錯其度量有大過人

者矣於是帝堯乃呼而命之曰格汝舜乎於前日登

庸之初。我嘗詢謀汝以司徒百揆四岳事。以考其敷奏之言。則見汝乃所言皆底致可有功績。隨用隨效。於今已有三載之久矣。汝之德真可以付託天下。今汝當代我陟升於帝位可也。舜猶以己德有愧。欲遜讓于有德之人。弗敢承嗣帝位焉。雖然堯之命又不可終辭。於是但受攝位之命。權管國事。乃以正月上日朔受帝位。之終于文祖之廟。舜攝位之初。未遑他務。首整頓觀天之器。乃在察璿璣之環。玉衡之管。以齊日月五星。

猶入君有政事

之七政。將以法天行。理人事。以成天下之務焉。肆類

音因祭名

時寒暑日月星水旱凡六

祭名

遂祭名

祭于昊天上帝。禋祭于六樣所尊宗者。望祭于名山。

大川五嶽四瀆之屬。周徧于丘陵墳衍。及古昔聖賢

羣神。皆告以攝位之事也。又輯斂五等諸侯所執之

信

瑞玉。合符於天子。以驗其真偽。而邦國遠近不同。來

盡

有先後。故至既正月乃日日覲見四岳之諸侯。九州

之羣牧。蓋以少接之。則得盡其詢察禮意耳。既見之

信

後。班還其瑞玉于羣后。侯牧所以與天下正始以示

夏新之意也。諸侯來朝已畢。當巡守之歲二月。則先

收放及

往東方巡守。至于東岳岱宗之下。燔柴以祭天。望秩

遂

以祀于東方名山大川。告至之禮舉矣。肆就此地。觀

見東方后侯。協合時之早晚。與月之大小。改正日之

甲乙。又齊同律之清濁。及度之長短。量之大小。衡之

吉山軍實嘉

輕重。又脩明五禮。各有隆殺之殊。使其無廢墜焉。來

五瑞

纁玄黃

圭薦

雉

同

朝之諸侯。皆執五玉三帛二生一死。為贄。乃如五禮

之器。倘有不同者。就改正之。務使同遵朝廷之制度。

不許彼此異制也。數事皆卒。乃將復而一周。五月往

南方巡守。至于南岳衡山之下。朝見南方諸侯。其事

都如岱宗之禮。八月往西方巡守。至于西岳華山之

下。亦如初時所行之禮。十有一月往朔方巡守。至于

北岳恒山之下。亦如西方之禮。巡守既畢。於是歸京

師。親格于藝祖之廟。用特牛祭祀。以巡守事完告之。

舜既舉行朝覲巡守之禮。遂立為定制。每五載之間。

天子以一年巡守。徧到四岳。與諸侯相見。羣后以四

年次第來朝。而當來朝之時。使其各敷陳奏聞於上。以言其在國所行之政事。猶恐其所言雖是。而所行或不盡然。又明白試驗以察其治國之功績。若真能脩舉職業。則賜路車章服以旌異其功庸矣。民功遂經理天下。乃肇分十有二州。以均土地之廣狹。封表十有二山。以為各州之山鎮。又濬導十有二州之川。不使有壅塞。此時雖洪水已平。而猶預防之也。其維持天下之法。如天之垂象。揭示以典常之刑。使人曉然皆

觀。不敢冒犯。此所以待罪之重者也。雖犯在五刑。而其情可矜。法可疑者。則流放遠方。以寬宥五刑之罪。音又墨剗判宮大辟此重中有輕者也。五刑之外。又以及造鞭。用作官府之刑。音卜反夏楚二物名為朴。用作學教之刑。此所以待罪之輕者也。其或罪在可議。例難加刑者。則許以黃金作贖。以免其刑。此又輕中極輕者也。是五者各有條理。刑法之正也。又犯罪。或出於過誤之眚。或罹乎不幸之災。如此者。則又不待流宥金贖而直肆赦之。若

夫怙音已恃謂再犯勢力。敢于作惡。或屢犯法度。至終而不改。如

此者。則依律治罪。或賊殺。或肉刑。不復許流宥金贖。

此二者。是用法之權衡也。夫舜之制刑。輕重取舍。條

款悉備。如此。而一原諸好生之德。故其用刑之時。欽敬

哉。欽哉。惟刑之是恤哉。其仁心如此。豈有刑罰不中

者乎。然有罪之人。亦不容不誅也。乃流遣共工于北

裔之幽州。放置驩兜于南裔之崇山。竄逐三苗之君

于西裔之三危。囚殛崇伯鯀于東裔之羽山。此四凶

者。天下人心之所共惡。舜為天下治。四凶之罪。而天

下之人咸心悅而誠服矣。舜攝位至二十有八載。帝

堯乃殂落。畿內百姓哀痛慘怛。殆如喪其考妣。至於

三載之久。舉四海人民亦不忍為樂。自遏密八音。蓋

帝堯聖德廣大。恩澤隆厚。所以人心思慕之深。至於

如此也。三年之喪既畢。其明年月正元日。舜復格于

文祖之廟。祭告而即天子之位焉。於是首詢謀于四

岳。大臣以下治天下之道。乃大闢開四方進賢之門。使



有德行。有才能者。皆得以彙進。終無閉塞之虞。又明  
 四方之目。達四方之聰。以天下之耳目為耳目。使人  
 人事情都無壅遏之弊。乃咨十有二州牧伯。曰。夫牧  
 民之道。以食為首哉。而足食之道。惟在於不違農時。  
 民食既足。教化可興。柔寬其在遠方者。而撫之。能擾  
 其在邇處者。而習之。惇厚其有德行者。允信其有元  
 仁者。而難拒包任凶惡之人。凡此五者。處之各得其  
 宜。則不但中國順治。雖蠻夷之國。亦相率而服從矣。

帝舜曰。咨訪四岳。夫天下乃帝堯之天下也。爾在朝  
 之臣。有能奮起功庸。以熙廣帝堯之載者。我將使居  
 宅百揆之位。以明亮采事。惠順疇類。此輔弼重任。不  
 知何人可以當之乎。四岳及所領諸侯僉曰。今有伯  
 禹。見作司空之官。可宅百揆。帝舜然其舉。曰。兪咨伯  
 禹。汝為司空。能平水土。今命汝仍以舊官兼行百揆  
 之事。惟時懋哉。禹聞此命。不敢自任。乃下拜稽首。推  
 讓于稷契暨臯陶。帝舜亦然。之曰。兪雖然。汝功冠羣

臣自宜首用。汝其往就此職哉。帝舜因禹之讓，乃申命曰：棄乎！洪水初平之後，地利未能盡興，天下黎民有阻阨於饑餓者。今命汝仍為后稷之職，任養民之事。當播種時，百穀使人人都得飽食矣。帝舜因禹之讓，又申命曰：契乎！今天下百姓多不相親愛。五倫之品節，多不遜順，我甚憂之。今命汝仍作司徒之官，任教民之事。汝必用心敬謹，以宣敷五品之教，使人知所遵守，而又必常在於從容寬裕，以待民之漸化。不

長幼朋友

布是

君

父子君臣夫婦

可過於急迫也。帝舜因禹之讓，又申命曰：臯陶乎！如今蠻夷猾亂，華夏之人乘機作惡，有為寇為賊者，有為姦為宄者，其為生民之害多矣。今命汝仍作士師之官，凡罪不可宥者，當治以五等之刑，使其有上下服其罪。夫刑雖有五，而服則有三等之可就。惟死刑棄之於市，宮刑則下蠶室，餘刑亦就屏處，不使誤而至死也。夏制五等流刑，有以宅之。夫流雖有五，而宅則有三等之可居。惟大罪投諸四裔，次則九州

在外音軌在內

劫入殺入

之外。次則千里之外。各有遠近不同。汝之用刑。惟當致其明察。凡輕重遠近之間。無有少差錯。乃克使刑當其罪。而人無不允服也。信帝舜問廷臣曰。疇能若順誰整治予百工之事者。我將任用之。羣臣僉曰。惟垂可當此任哉。帝舜曰。兪咨告垂。汝當為共工之官。順治百工。垂聞命下拜誓首。首至地推讓于及斨暨伯與。帝舜曰。兪。雖然共工之任。非汝不足以當之。其往任此職哉。惟汝諧和百工之事可也。帝舜又問廷臣曰。疇能若

順予。上下山林澤藪草木鳥獸。搏節而愛養之。以遂其生者。我將任用之。羣臣僉曰。惟伯益可當此任哉。帝舜曰。兪咨告伯益。汝當作朕虞人之官。以掌此山澤。伯益聞命下拜誓首。推讓于朱虎熊羆。帝舜曰。兪。雖然虞人之事。惟汝為能。其往任此職哉。惟汝諧和其事可也。帝舜曰。咨訪四岳。誰有能典朕三禮者。我將任用之。四岳與羣臣僉曰。惟伯夷可當此任。帝舜曰。兪咨告伯夷。汝當作我秩宗之官。其必須夙夜惟

致其寅敬。不可少有怠忽。又使胥次常存正直哉。惟如此。則其心潔清。無物欲之汙耳。伯夷聞命。下拜誓

首。推讓于夔龍。帝舜曰。俞。雖然。典禮重任。非汝不足

以當之。汝其往任此職。致其欽敬哉。帝舜因伯夷之

讓。乃曰。夔乎。命汝作典樂之官。當把樂講習。以教訓

諸胥子。夫人性不免於過不及之偏。故欲正直而溫

和。欲寬裕而莊栗。欲剛毅而無暴虐。欲簡易而無傲

慢。蓋其養德性。變氣質。如此者。其教專在於樂。夫樂

之起。生於人心。故詩章以言其心志。歌咏以永其言

語。五聲依其永而出。又必以律呂調和。五聲八音誠

克諧和。俞如皦如。各無相奪。其倫理。則郊廟之神。朝

廷之人。其盡以和樂矣。夔嘗謂曰。於乎。予擊石拊石。

以奏韶樂。則百獸相率而來舞焉。韶樂之妙。其如是

之至矣。帝舜因伯夷之讓。乃曰。龍乎。朕最聖惡彼小

人造為讒間之說。顛倒邪正。以殄絕善人君子所行

之事。而震驚朕衆師之聽聞也。故今命汝作納言之

官。汝夙夜出納朕之命令。必須審之。惟致其允信。則  
 邪僻者無自進。而讒說不得行矣。帝舜既分命諸臣。  
 各任其職。乃曰。咨嗟。汝等四岳九官十二牧。共二十  
 有二人。職任雖不同。然所理者。都是上天之事也。汝  
 等敬欽哉。惟時是當勤修其職業。以亮上天化育之事功。  
 也。於是立考課黜陟之法。令百官三載任滿。即核實替考。  
 其功績之有無。以驗其職事之勤惰。三年一考。六年  
 再考。至九年而三考。然後通考。其在任事績。大行賞

丑律及

罰黜陟。其幽暗者。與賢明者。則衆庶功績咸熙廣矣。  
比皆

又分北三苗之不善者而去之。其善者則擇而留之。  
猶背

無復如向日負固梗化者也。此其用久成治之效如  
知陵及召

此。帝舜生三十年。堯方徵庸之。歷試三年。居攝二十  
猶言外選

八年。通三十年。乃在帝位。又五十載陟方。乃今死。計其  
猶言外選

壽。凡百有十歲。此帝舜之始終也。

### 大禹謨

史臣記曰。若誓考古昔大禹。其德如是。曰。禹為舜臣。  
發語詞

治レ水成ス功。其文德教命。既已東漸西被。南暨北及。敷布于四海之內。於是陳其謨謀議論。以祗承于帝舜敬之心。其言曰。后君而克知艱難。厥為后之道。臣而克知艱難。厥為臣之職。夙夜祗懼。各務盡其所當為者。則朝廷政事。乃能修治。又而無邪慝。天下黎民。自然觀感。敏速化於德。而有不容已者矣。帝舜曰。兪允能若茲。而上下交脩。則聞見博而壅蔽通。凡嘉謀之言。可以補益治道者。皆得自獻於上。而罔攸隱伏於下。四門闢而羣

賢進。凡原野之間。無所遺棄之賢才。雖萬邦之廣。其民咸安寧樂業。而無不得其所矣。然此豈易致哉。必須下警考于眾。苟求博采。其言有善。即舍己音捨以從人。無一毫繫吝。夫然後人樂告以善。而嘉言罔伏也。又必廣詢民瘼。周恤保愛。不虐害鰥寡孤獨。無所告訴者。夫然後德澤遠被。而萬邦咸寧也。又必博求賢哲。推舉拔用。不廢棄困苦貧窮也。然此惟帝堯時克之。非常人所及也。伯益又從而稱贊之。曰。都美哉。帝堯之

德廣大而無外。且運行而不息。故變化之妙。有不可  
 以一端形容者。自其德出于自然。乃謂之聖。自其聖  
 而莫能測。乃謂之神。自其剛毅能斷者言之。乃何其  
 武也。自其英華宣著者言之。乃何其文也。其德之盛  
 如此。是以皇天眷顧而佑命之。使其奄有四海之內。  
 尺地莫非其有。為天下之君。一民莫非其臣焉。如此  
 則所謂克艱厥后者。信乎為堯之能事也。禹曰。凡人  
 行事。若能惠順迪理而行。則天必降之以吉慶。若或

隨從悖逆而行。則天必降之以凶禍。惟如影之隨形。  
 響之應聲。斷乎其不差謬矣。伯益曰。吁。難哉。天位至  
 重。帝其戒之哉。如今四方雖是大平無事。然亂每生  
 於治。故當常儆戒於無虞之時也。然其所當儆戒者  
 何事。蓋升平日久。綱紀易至乎廢弛。必須脩明振舉。  
 使人知所遵守。罔失勿法度。人情易流於逸樂。必須  
 愈加勤勵。罔遊于安逸。罔淫于宴樂。信任賢人君子。  
 勿以小人貳而間之。屏去儉邪小人。勿不能果斷而

疑上心或有疑惑未安之謀為圖勿苟且成就凡百志慮

必須キ惟レ緝熙光明也至於刑賞予奪都有公正道理

罔違下背正道中屈法徇情中以干百姓之稱譽中凡人好惡

從違有本然公心符勿及逆罔拂違天下百姓公心而任情好

惡中以從中一己之私欲中帝於是八者朝夕戒懼內無怠

於心中外無荒中於事則治道益隆不但中國之民服從

而已雖四夷之遠亦莫不聞風向化漢美詞誓首而來王中矣

儆戒無虞其效如此大禹曰於乎伯益所陳之言於

君德治道甚有裨益帝當留神思念之哉夫德非徒

善而已惟當有以善其政中政非徒法而已在乎養其

民中然養民之政何如彼水火金木土穀六者都是天

地自然之利民生日用不可缺者但其或相制以洩

其過或相助以補其不足惟使六者無不修則民生

始遂矣然不可逸居而無教於是導之明倫理脩禮

義以正其德勸之作什器通貨財以利其用又督之

勤生業節用度以厚其生此三者一一為之區畫惟

書經插解 卷一 大禹謨 十九 成章館



使之無不和。夫合六與三為九功。各順其理。惟敘而  
不亂。九功已敘。則惟民皆利其利。而樂其樂。莫不形  
之於歌詠之間矣。然始勤終怠者。人情之常。故當有  
以激勵之也。其勤於是者。則戒諭之用。休美之。其怠  
於是者。則董責之用。懲威之。然又事之出於勉強者。  
不能久。故復勸相之。以前日九功之歌。協之律呂。播  
之聲音。俾其歡欣鼓舞。不能自已。而前日成功得以  
久存。而勿至廢壞。則養民之政。曲成而不遺矣。凡此

皆保治之道。帝之所當深念也。帝舜曰。兪。禹。汝言是  
也。往時洪水為災。天地失職。萬民不得其所。今地既  
皆平治。天亦得以成遂其生物之功。於是水火金木  
土穀六府。相資為用。正德利用厚生三事。各當其理。  
皆允莫不修治。而養民之政成矣。不但今日之民蒙  
被其利。雖萬世將永賴之時。乃治水經理之功績。非  
他人所能與也。帝舜欲使禹攝位。乃呼而命之曰。格。  
汝。禹聽我之言。朕從受堯禪。宅此帝位。二十有三載。

夏報及九十

百年

過於耄而及於期。血氣已衰。倦于勤勞之事。汝惟當  
 勉力不怠。以總率朕之眾師。臣民。大禹不敢當。帝舜  
 之命。乃讓皋陶。曰。朕之德甚淺薄。固因克勝此重任。  
 恐民不依歸。羣臣中惟皋陶能勇邁力行。以種其恩。  
 德。思德乃降。及於民。黎民皆感戴而懷服之。命之攝  
 位。斯為允當。帝其當思念茲皋陶之功。而不忘哉。我  
 思念茲皋陶而不能斯須忘於懷。則我之所念畢竟  
 在於茲皋陶。試欲姑釋舍茲皋陶。而求他賢才。而終

不可得焉。則我之所念亦愈在於茲皋陶。我每輒名  
 言籍於茲口而不已者。為誰歟。在於茲皋陶。允誠無  
 偽。發出於茲心而不措者。為誰歟。亦唯在於茲皋陶。  
 反覆思之。終無可易。惟願帝亦能思念皋陶。明刑弼  
 教之功。使之攝帝位可也。帝舜因大禹之讓。遂呼皋  
 陶而美之。曰。皋陶。惟茲臣民眾庶。都循理守法。罔或  
 有干犯予之正令者。是何故。蓋由汝作士師之官。能  
 明于五等刑法。輕重出入。一一精當不差。以輔弼五

倫之教。不至於玩弛而不行。期望于予治之成。故當  
 初百姓不親。五品不遜。雖不免於用刑。而實所以期  
 至于無刑之地也。故民今皆感化相親相讓。協于中  
 道。初無有過不及之差。則刑果無所施矣。凡時皆乃  
 之功績。我之所深念也。汝於此益懋勉哉。臯陶。因舜  
 美其功。乃歸功於舜。曰。民協於中。非臣之功。皆本於  
 帝德所致。蓋帝之德。至精至粹。罔有一毫愆差。臣請  
 言之。夫帝之臨下。必以易簡。而無有煩瑣。帝之御眾。

必以寬裕。而無有急促。罰有罪之人。惟止其身。更弗  
 累及後嗣。子孫賞有功之人。則不止其身。必與之爵  
 土。以遠延于後世子孫。其用刑也。宥無心之過。無大  
 而不赦。刑故犯之惡。無小而不可罰。其原情定罪。或有  
 可重可輕。在疑似之間者。惟從輕以處之。其論功行  
 賞。或有可輕可重。在疑似之間者。惟從重以賞之。又  
 有一等罪人。法可以殺。可以無殺。帝則以為與其枉  
 殺不辜之人。寧姑全之。而甘失於輕縱不經。此其好

生仁愛之德。流行洋溢。漸涵浸漬。洽入于民心。茲用天下之人。無不愛慕感悅。而自不犯于有司之法度也。豈待臣之明刑弼教。而後能成協中之治哉。帝舜又申言以歸美於臯陶。曰。汝能俾予從所願欲。而民不犯法。上不用刑。惇然以治。則教化流行。達於四方。如風之鼓動萬物。莫不靡然。惟皆乃之休美也。帝舜曰。來。汝禹。昔日洛水為災。逆行汎濫。乃天示儆戒於予。當此時。汝之奏言。有徵而成。允汝之行事。能治而

洛河無涯

信

成功。此惟汝之賢。在廷諸臣。皆不能及也。而又克孜孜焉。勤于王邦之事。克兢兢焉。儉于私家之養。既有此二美。而猶歉然不敢自有盈滿寬假之心。又惟汝之賢。在廷諸臣。皆不能及也。然汝惟不自矜誇其能。而其能之實。有不可掩者。天下之人。自然敬服。莫與汝爭其能者也。汝惟不自張伐其功。而其功之實。有不可掩者。天下之人。自然推讓。莫與汝爭其功也。予因此懋乃德。而嘉乃丕績。乃知天命之歷數。歸在汝

盛汝

汝大功

之躬。汝後終當陟此元后之位。以為天下臣民之主。  
 今日總師之命。豈可得辭哉。且夫心者。人之知覺。主  
 於中而應於外。其發於形氣之人心。易私而難公。故  
 惟危矣。其發於義理之道心。難明而易昧。故惟微矣。  
 惟能精以察之。而不雜形氣之私。惟能一以守之。而  
 純乎義理之正。道心常為之主。而人心聽命焉。則動  
 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而允能執厥中矣。夫人君  
 聽用人言。不可不慎也。無所稽考於古之言語。汝宜

絕之以勿聽焉。所弗詢咨於眾之謀畫。汝宜拒之以  
 勿庸焉。此二者聽言處事之要也。人君至尊。人但知其  
 其可畏也。自我觀之。天下之可愛者。豈非君子。下民  
 至微。人皆以為可忽也。自我觀之。天下之可畏者。豈  
 非民乎。蓋天下百姓至眾。若非有元后。則皆渙散。而  
 無主。將何所仰戴乎。此君之所以可愛也。蓋元后以  
 一身而統馭萬邦。若非有民眾。則一人孤立於上。將  
 因與守邦者。此民之所以可畏也。其可不欽敬之哉。

必兢兢業業。慎守汝乃之有位。可也。蓋中道在吾心。固至善之理。而可願欲者也。敬修其所可願欲之理。然後人心永戴。而天位常安也。苟不能然。使四海人民困苦窮極。則人心盡失。天命難保。人君所受於天之祿。亦永終絕。而不可復矣。然惟言發於口。利害所關。或生。出好事。或興起戎兵。其不可苟如此。今朕我命汝之言。蓋已審矣。不復再告。以他說也。禹承帝舜攝位之命。懇辭不獲。乃曰。攝位大事。不可專主於人謀。今

音悔歷

一枚卜在廷。有功之臣。惟其吉之從。可也。帝舜曰。汝禹其聽之。官掌占卜者之法。惟先蔽定其志之所向。然後昆命之於元龜。灼而卜之。以驗其吉凶。今朕命汝攝位之志。已先定於心。無所疑惑。而詢謀於衆人。亦僉同。以為然。夫人心既無不歸屬於汝。是以鬼神其自依順。而龜筮亦已協從矣。又何用取羣臣而枚卜之乎。且占卜之法。不待習重吉兆也。禹於是無可解說。但下拜誓首。懇切固辭。以示終不敢當之意。帝

禁止

舜曰。當母辭也。惟汝可以諧此攝位之命矣。禹終不  
 得辭。乃以正月朔旦受攝位之命于神宗。帝堯之廟。  
 遂總率百官。攝行庶政。與天下更始。亦若帝舜受堯  
 之初也。於是帝舜曰。咨禹乎。方今天下薄海內外。皆  
 已無虞。惟時有苗之君。不率循我之教命。稔惡不悛。  
 罪不可赦。汝當躬率六師。徂征其罪。禹乃受帝命。會  
 羣后。遂誓戒于其師。曰。濟濟然爾。有衆咸來聽朕之  
 命令。今有蠢爾茲有苗之君。昏昧迷惑。不知恭敬。侮  
 慢他人。自以為賢。反背正道而不由。敗壞常德而不  
 修。抱德之君子。則擯斥疏遠。使之在野。凶惡之小人。  
 則親信任用。使之在位。用舍顛倒。政事乖謬。由是下  
 失民心。民棄之而不保戴。上失天心。天降之以災咎。  
 有苗之罪。為天人所共棄如此。肆予以爾衆士奉帝  
 之辭命。以討伐有苗之罪爾。將士尚務一乃之心力。  
 同以奉辭伐罪。為念不可少有疑貳退縮也。夫如此。  
 則其克有除暴安民之勲矣。可不勉哉。乃征有苗。兵

尺手反無知

和整眾蓋

往

是

則其克有除暴安民之勲矣。可不勉哉。乃征有苗。兵

臨其國。已三旬。而苗民猶恃頑。負險違逆命令。未肯服從。當時伯益隨禹出征。見師旅久勞於外。乃贊助一言于禹曰。苗民之頑。與其加之。以威不若。化之以德。蓋惟德可以感動天心。雖是冲漠無朕。至為高遠。而此德之昭外。實無遠而弗屆。比之用威。尚力自不同也。凡盈滿者。必招損傷。謙虛者。定受利益。時乃天道之自然。則今日之事。惟當謙以脩德矣。昔帝舜初在微賤之時。曾耕于歷山。而往于田。自以不得父母

之歡心。悲怨思慕。日日號泣于旻天。又號泣于父母。雖是父母不慈。然帝之心。謂父母豈有不是處。還是我為子之孝道未盡。皆自負以為己罪。自引以為己事慝。不敢有一毫歸咎父母。只是祇敬為子之載。以見其父瞽瞍。夔夔然莊敬齊慄。愈加恭謹。不敢少懈。誠孝感格。雖瞽瞍頑愚。亦且允信若順。化而為慈矣。然不但人心可以誠感。蓋至誠之德。能感格鬼神矣。而况矧茲有苗。又豈有不可以誠感者乎。禹即拜受。伯益



之昌言曰。俞誠如其言也。於是班師於有苗之國。振旅於京師。帝舜亦有感於伯益之言。乃弛其威武。誕敷其文命德教。惟有不舞干羽于東西兩階之間而已。如此者纔七旬。而有苗已回心向化。羣然來格。伯益之言至此驗矣。而虞廷雍容大和之景象。千古之下。猶可想見矣。

臯陶謨

發語詞

史臣記曰。若稽考古昔臯陶。曾陳謨於帝舜。曰。為君

而允迪行厥德。則臣之所謨者無不明。所弼者無不諧也。當時大禹同在帝前。聽其言曰。俞誠如此。然其詳者如何。臯陶對曰。都哉。汝之問也。人君一身。乃萬化之原。必兢兢業業。不可不致其慎。厥身修而其思永。不敢輕易苟且。取便於目前。然後推之家。以恩相惇。以禮相敘。以及九等親族。而家以齊矣。然後推之國。則庶臣之明哲者。感於其德。莫不勉勵以輔翼之。而國以治矣。不特如此。自家國之邇。可以達之天下。

之遠者亦在茲此身修思永上推之耳。豈有他哉。禹拜  
 臯陶之昌言曰。俞。誠如汝言也。臯陶又推廣其未盡  
 之意曰。都哉。人君為治之道。其大者有二焉。一在於  
 知人。一在於安民而已。禹未深然之。曰。吁。咸若時。兼  
 舉而無歎者。惟帝堯之聖。其猶難之矣。若使為君者。  
 果能知人之賢否。鑒別不差。則睿智所照。將與日月  
 而並明。謂之哲。智之明由是用入。則能官其人。又果能安天  
 下之民。使之各得其所。則恩德所及。將與雨露而同。

潤謂之惠。仁之愛由是萬邦黎民必皆愛戴如父母。翕然懷  
 服之矣。故既能哲以知人。而又能惠以安民。眾賢集  
 於朝。百姓和於野。兼盡如此。則何必憂乎黨惡。如驩  
 兜者耶。何必遷乎竊昏迷。如有苗者耶。何必畏乎巧言  
 令色孔壬。善大包藏凶惡之人耶。夫仁智功用之大。至於如  
 此。帝堯猶且難之。豈可以易而視之哉。臯陶曰。都哉。  
 人才固未易知。而觀人亦自有法。亦言人之行事有  
 九件之德。而德又以有據為實。亦言其人之有德者。  
總

不可徒徇其虛名。亦不可徒觀其外貌。乃必須言曰

其舉載某采某采行事事以為證驗。則事皆有據。而名實不

爽。自不患於人之難知矣。禹曰。九德之目何如。臯陶

曰。其目則寬弘而莊栗。柔順而植立。謹愿而恭恪。有

亂才而敬畏。馴擾而果毅。徑直而溫和。簡易而廉隅。

剛健而塞實。彊勇而好義。是九德之目如此。或兼備

乎眾美。彰著於行事之間。又厥始終有常而不變。斯

其為成德之吉士哉。以此觀人。則下無適情。而知人

之哲得矣。然九德不必其盡備。而但貴於有常。故能

日新以宣明其中。三德夙夜匪懈。以浚明音峻治其事者。可以

為大夫而有家矣。又能日嚴以祇敬其六德。夙夜匪

懈。以明亮其采者。可以為諸侯而有邦矣。德之多寡

雖不同。人君惟能翕合而受納之。敷布而施用之。如

此則九德之人。咸事其事。大而千人之俊。小而百人

之父。皆在官任使。朝廷之上。所用之百僚。志同道合。

彼此相師。師。有同寅協恭之美。而無媚嫉妬忌之私。

凡百工所任職務亦惟及時幹辦不至失誤都撫順  
 于五行之辰時以修人事則庶務功績其無不凝就矣成  
 夫人君一身乃臣下之表率故與母通無教導逸欲於有邦  
 諸侯必須兢兢然戒慎業業然危懼務以勤儉率先  
 天下也蓋人君統理天下一日二日之間雖若至近  
 而有萬端事幾之來至百機微一有差錯則悔之無及矣此所  
 以不可不兢兢業也又無用非才而曠廢庶官蓋庶官  
 所治之事本是上天之工天不能自為而人其代之

人君宜擇賢能以任眾職可也凡知入之謨如此夫  
 天生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倫即有親義別序  
 信之典天既敘倫其有典本自敦厚但人情因物有  
 遷則厚者有時而薄故為人君者當勅正我五典使  
 五者各相醇厚不至於偷薄哉天生父子君臣夫婦  
 長幼朋友之倫即有尊卑貴賤等級隆殺之禮天既  
 品秩其有禮本自有常但人情怠棄用之不能久故  
 為人君者當以自我五禮使五者各有庸度不相繁

亂哉。然君固主此典禮者。臣則輔此典禮者。必須同。

其寅畏協其恭敬。上下一心。融會流通。以和民之衷。

使人心感化哉。夫天眷命有德之人。使人君代天賞

善。則有五等之服用。此五服以章顯之哉。又天誅討

有罪之人。使人君代天罰惡。則有五等之刑。備此五

刑。用以戒之哉。此命德討罪者。乃是朝廷大政事。君

主之於上。臣用之於下。懋之哉。懋之哉。不可輕忽也。

且天道至神。於人之善惡。聰無所不聞。明無所不見。

然天無耳目以視聽。但自我民之視聽。以為聰明。天

道至公。凡為善者。必降之福。以顯明之。為惡者。必降

之禍。以畏懼之。然天無心於好惡。但自我民之好惡

以為明威。故達于上。天下民一理貫通。人心之所在。

即天理之所在也。敬哉有土人君。必須兢兢業業。求

不拂乎民心也。凡安民之謨如此。臯陶又望帝舜力

行其言曰。朕之所言。知入安民兩事。似皆惠於治理。

可底之於行。不可徒託諸空言矣。禹亦應許之曰。兪

乃之所言誠為當理。若底之於行必可有成績。其有益於治道信非淺淺也。臯陶曰行之有功。予固未有敢預知。但我之心思日日贊贊於帝。有懷必吐。有言必盡。期以共襄帝之治功哉。

益稷

史臣記。當時禹與臯陶同在帝舜之前。帝舜因臯陶陳謨有契于心。遂呼禹曰來前。禹乎。汝亦與臯陶同心輔治者。當告我以昌言。不可隱也。禹拜曰都。臯陶

所陳之謨已盡矣。帝乎。予復何所言。予惟思日日孜孜。勉力不怠而已。臯陶問曰。吁。所謂孜孜者如何。禹乃追述先年治水之事。以見今日勉力保治之意。曰。往時洪水汎濫。勢若滔天。浩浩然廣大無涯。懷包高山四面。襄駕於岡陵之上。下民都昏迷墊溺。不能聊生。予於時仰承帝命。任治水之責。乃乘舟車。輻輳之四載。以隨山而行。相度地勢。刊伐樹木之蔽塞。以通道路。然後治水之功。可以漸加。又因此時水土未

乎。民無所食。我乃暨伯益教網罟漁獵。奏進庶鳥獸

魚鱉鮮肉之食於民。權以充饑。於是予先決導九川

之水。使各距於四海。而大者有所歸。次濬通畎澮之

水。使各距於川。而小者有所洩。此時水勢漸平。田畝

可辨。我乃暨稷相視高阜處。教民播種五穀。但田地

久荒之餘。粒食尚難。故仍奏進庶艱於食者。以鮮肉

之食。及至水土益平。山林川澤之利皆興。四方商賈

來往通利。乃懋勉其民。使之各遷其所有於其所無。

互<sub>二</sub>相交易。變<sub>一</sub>化其所居。積<sub>二</sub>之貨物。彼此相通。以濟<sub>一</sub>匱

乏。然後<sub>天</sub>烝民乃皆得<sub>衆</sub>粒食。由是得以立<sub>米食曰粒</sub>綱紀。施政教。

而萬邦作興。又治焉。當時天下未平。君臣同憂。經歷

許多艱苦。今日豈可以治安而忘艱苦乎。我所以思

日孜孜者。正欲共保太平於無窮耳。臯陶曰。兪誠如

汝言也。凡我君臣當師法汝昌言。孜孜保守。不敢忽

耳。禹曰。都帝乎。天位至重。保之甚難。當兢兢業業以

慎。乃在位也。帝舜曰。兪誠如汝言也。禹曰。人心至靈。

一事一物莫不各有至善所當止故當安汝之所止以順適乎天理之公而不陷於人欲之私惟研審其事之音機幾發惟省察其事之康安夫如是乃為安汝止矣且至於其左右輔弼之臣皆務盡其忠直內外交修若是則惟其所動天下無不翕然不應固有大待後我之意志者以是昭受命於上帝則皇天其申重眷命與之用休美之福殆有愈久而愈隆者矣帝舜感弼直之言曰吁誠使人君安於所止者惟左右輔

弼是由以其人言之臣哉臣即鄰哉以其職言之鄰哉鄰即臣哉上下相資不可以勢分言者也禹曰兪誠如帝之言帝舜曰君臣之分雖有尊卑而上下相須實同一體君猶元首也以臣視作朕股肱耳目可乎予嘗憂民性之未復欲左右教導有民使無一人不歸於善汝當輔翼贊襄以化之予嘗憂民生之未厚欲宣布其力於四方使無一人不得其所汝當施為措置以安之是不猶吾股肱乎且夫衣服之制創



自古人。予欲觀古人衣裳之形象。稍加損益。取日月。

星辰。山龍華蟲。六者。作會畫於上衣。取宗彝藻火粉。

米黼黻。六者。絺繡於下裳。其繪與繡。都就繒帛之間。

以五采之物。彰乎雜。施于五色。制作朝祭之衣服。汝

當明其大小尊卑之等。使禮達而分定焉。是不猶吾

目乎。聲音之道。與政相通。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之

所奏。由其乖和。以在政事之治忽。以出納歌謠。協於

五聲之言。汝當聽其乖和得失之分。使樂和而政成。

焉。是不猶吾耳乎。其如此。則臣實謂之股肱耳目。可

也。帝舜又責望於禹。曰。予為天子。一日萬幾。豈能一

一皆當耶。但有違背道理者。汝當盡言弼正。使我得

聞而改之。汝必當無向我面前唯唯諾諾。順從以為

是。乃退有背後之言。論以為非。汝宜兢兢業業。務思

以欽敬爾四鄰之職矣。然人心不同。彼羣臣中有衆

庶頑愚。好興造讒說。誣害善類。若不在時。忠直之列

者。甚為治道之害。然亦未可以遽絕之也。必先用射

侯以明驗之。蓋射以觀德。則邪正可辨矣。若知其果

為頑讒。必須用鞭撻他未及朴以使其記之。而不忘。又立簿書用

識之。使之羞愧無已哉。若此者果何為哉。只是欲懲

創悔悟。竝生於天地之間哉。又必命掌樂之工。以其

所進納之言語。播之於樂。時時而宣賜之。以察其言

之和戾。則其過之改否可知矣。若果能格頑讒而為

忠直。則當承之庸之。不但已也。否則俯久反是稔惡不悛。終

爭頑讒而已。然後用刑罰。以威治之。使不得肆其

惡矣。禹聞帝舜用刑之言。心未盡以為然。曰。兪哉。雖

然庶頑讒說。懲之以威。不若化之以德。使帝之盛德

光輝昭著。達於天之下。以至于海隅蒼生之遠。無不

在其照臨中。則萬邦黎民之獻者。孰不感慕興起。而

共惟願輔佐聖君。為帝股肱耳目之臣。惟帝時舉而

用之耳。然舉用之道何如。敷陳而納之。以言語。以觀

其蘊。及其採用。則明試衆庶。以功績。以考其成。若真

能脩舉職業。則賜路車章服。以旌異功庸。以厚其報。

則公道昭明。人心激勸。誰敢不讓。而為忠直。敢不精  
 白一心。敬應其君上用賢之心乎。帝若不如時。則今  
 任用之臣。遠近敷同。率為誕慢。日奏進於罔功矣。豈  
 特庶頑讒說為可慮哉。夫為人君者。當勤於脩德。無  
 若堯子丹朱之驕傲也。丹朱之不肖。惟怠慢逸遊是  
 好。惟傲很暴虐是作。罔晝罔夜。只是荒淫縱欲。額額  
 然不知休息。所幹之事。不順道理。譬如罔水地上行  
 舟者。又朋比眾小人。與之淫亂于家。不理國事。因此

不得繼堯之天下。用殄絕厥祖宗世傳之基業。此所  
 謂前人之覆轍也。予深懲創其若時。兢兢業業。勤脩  
 其職。不敢怠傲。初娶于塗山氏之女。成婚之後。只在  
 家者。辛壬癸甲。四日而已。乃出治水。及後塗山氏生  
 子啓。呱呱而泣。予弗暇以為。子而顧念。惟奔走四方。  
 荒相度。治水土之功。及水土既平。則疆域可定。乃因  
 其地之遠近。弼帝以成五服之制。每服五百里。東西  
 南北。至于各成五千里。疆域既定。則官職可建。乃於

九州之內。每州選立十有二人。以為之師。使之佐州

牧。以糾諸侯。九州之外。薄音博迫近四海。咸各建立五人。以

為之長。使之率蕃夷。以衛中國。凡若此者。亦惟恐此

心少懈。將致若丹朱之傲耳。今內而十二師侯牧。外

而五長蕃夷。各迪踏行朝廷德教。莫不有成功。然獨有

苗氏負險恃頑。弗肯就即工。為盛世之累。帝其念之哉。

帝舜曰。如今四海之內。都迪踏行朕德教者。實時是汝由乃

治水之功。惟有次敘也。至如苗民之頑。則臯陶方且

祇承汝厥功。有次敘方施五等之象刑。以輔弼德教。

惟明白當罪。乃有以畏服乎久矣。由是觀之。豈可專

恃德教。而盡廢刑威哉。當時帝舜作大韶之樂。后夔

為樂官。因述其聲樂感通之妙。以告於舜。曰。樂作於

宗廟之中。其在堂上。則憂擊鳴球。搏拊琴瑟。以合歌

詠之聲。使樂聲與人聲相應。但見樂音和暢。無感不

通。幽而為神。則祖考之靈。來格至來享。如在乎其丹朱上。明

而為人。則帝堯之後。為虞之賓者。來在助祭之位。與

羣諸后。都雍雍肅肅。以德相讓焉。樂之作堂上者如

此。其在堂下。則有管有鼗鼓。(音桃)樂作而合其聲。終而止。

其奏。合則擊祝。(昌六反)止則擿敵。(偶許反)又有笙有鏞。(音庸大鐘)或擊或吹。以

與堂上鳴球琴瑟。夏閒而作。各盡其條理之妙。但見

大和所感。無微不至。雖冥然無知如鳥獸者。聞此樂

聲。亦蹌蹌然相率而舞動焉。樂之作於堂下者如此。

合堂上堂下之樂。名曰簫韶。自一奏以至於九奏之

成。則樂之始終備矣。但見至和之極。感通益神。雖世

所希有如鳳凰者。亦來舞於殿庭之間。而有容儀焉。

夫如此者。雖由於樂聲之和。而孰非本於帝德之所

致哉。夔又重述韶樂感通之妙。曰於乎。八音之中。惟

石最為難和。然予擊石磬之大者。重擊拊石磬之小者。輕擊以

審高下抑揚之節。其聲乃和矣。石聲既和。則八音皆

無不和也。由是百獸聞之。皆相率而忮舞。庶尹聞之。

皆允信而克諧。其感入動物之神如此。又孰非帝德

之所致哉。帝舜將庸作歌。相儆戒。先述其作歌之意。

曰。一時一事。亦皆天之命也。必須戒勅天之命。兢兢業業。常存敬畏。惟一時之頃。惟一事之幾。微其可以怠忽乎。乃歌曰。人臣之為股肱者。乘時而圖幾。惟以趨事赴功之為喜樂哉。如此。則人君之為元首者。亦可興起哉。百工之有事務者。亦可熙廣哉。帝舜作歌。以保治之事。責之於臣者如此。皐陶將欲續作歌。拜手首至手又至地。大言而疾曰。勅誓首。賜言先述其意。曰。帝欲勅天保治其思念之哉。夫人君一身。乃羣臣之表。必須以勵精圖治之心。總

率羣臣使之作興朝廷事功。又當慎守汝乃成憲。率由舊章。不可有更改。此帝所當欽念哉。又必須屢省屢試。以誓考汝乃庶臣之成功。使之無誕慢欺罔之敝。此又帝所當欽念哉。乃賡載其歌曰。人君之為元首者。率作而考成焉。其於任官也。惟明哉。如此。則人臣之為股肱者。亦自忠良哉。國家庶事。亦自安康哉。又歌曰。人君之為元首者。若不能勵精率作。則瑣細叢脞煩碎哉。若此。則人臣之為股肱者。亦終於苟且而偷惰哉。

音隨傾圮

國家萬事亦歸於懈弛而廢墮哉。是臯陶以保治之道。反復責之於君者如此。帝舜聞之。拜以致敬曰。兪。自今以往。我君臣當上下一心。敬欽以保天命哉。

書經插解卷一

